

田青 著

历史的 性别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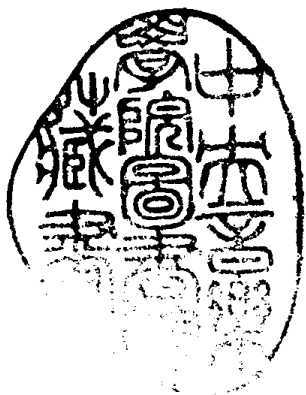
J6I3

T642

(BK167066.)

历史的性别

田青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670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性别/田青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2
ISBN 7-5033-1219-X

I. 历… II. 田…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089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52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9.00 元(膜)

序

李希凡

按照田青所说的“分类学”，我本属“文人类”，长期“混迹”在文人群里。不过，因为干了几十年的报刊文艺编辑，最后是“落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搞行政，又承担了艺科类的“九五”重点课题，这才同“学者”沾了点边。1998年11月，应邀去香港参加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这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两岸三地，也包括东南亚、欧美的不少专家、学者都参加了。由于主办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的精心安排，即使在就餐时大家也多了不少自由交谈的机会。有一次，几位海外学者向我询问起中国艺术研究院机构建制的情况，讲到了音乐研究所，突然有一位学者插了一句话说：你们音乐所的田青，随笔写得很不错，我很喜欢看。田青以宗教音乐、特别是佛乐研究国际知名，这我是知道的，可这位学者谈的是他的随笔，不免使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却又有些好奇。于是，回北京后就多了一句嘴，谁知问出麻烦来了。他告诉我，恰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要出这本“随笔集”，你看后就写个序吧！

这本该是我多说几句辞谢的话时，却又少说了一句。一念之差，实是自讨苦吃。因为拿到这本《历史的性别》校样一看，我才知道，它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文艺随笔。我以为，与其称它是文艺随笔，倒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艺术美学，特别是音乐美

学的札记。

全书二十余万言,文分五辑,除最后一辑,作者已明言属“回忆录”性质,其他四辑,虽也有纵论人生的篇章,并不局限于音乐方面,但却离不开艺术审美的探索。作者在题名《坐看云起时》一开始,写了这样一段题词:“在长江、在武夷、在巴黎、在伦敦……作者在山水之间领略到:‘杜甫有个“忠”字,所以他看花溅泪,看鸟惊心;李逵有个“义”字,所以他看自己的黑手指头衬得那红红的花儿可爱。而一个与妩媚的青山心心相印,互相欣赏的人,一定是一个多情、多智、多仁德的全面发展的人。’”这虽是对这一辑文章题旨的诠释,却也昭示着作者艺术审美的追求。中国传统的文学与艺术,描绘与歌赞自然美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文学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与人生的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但这“二原质”,在作品中又决非互无关联的独立存在,所谓“富情于景”,“借景言情”,“移情于景”,“情景交融,物我为一”,即作者主观的情意与客观的景色和谐相融,浑然一体,才能有好作品。它们的沁人心腑,感人至深,都在于景中都有意,景中满贮情。这是对作品的要求,也体现着作者的追求。田青所说的与青山“心心相印,互相欣赏”,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审美追求的境界。

田青是研究音乐的,对情景交融,物我为一,自有其独特的感受,他登过不少名山,那每座山的“山魂岭魄”,在他的心目中都各有一种境界。他说:“就拿佛教的四大名山来说,五台山清凉峻伟,着一个‘肃’字;峨眉山葱郁雄浑,着一个‘博’字;九华山秀雅苍翠,着一个‘清’字;普陀山碧海蓝天,着一个‘丽’字。”特别是对武夷山的一番议论,可谓“境皆独得,意自天成”,道出了人与自然审美情趣中的个中三昧,因为武夷山也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自然,田青的这些篇章,更多的不是为了欣赏自然

美,而是为了阐发从这种欣赏中对人文哲理的体悟。

所谓“体悟”,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儿,按我的意思解释:“体”是体验,“悟”是悟性。

田青的这本随笔集,写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本行音乐,不只题名《闻乐如小醉》的第二辑,多数写的是听乐札记。就是贯串全书,也显示出他不只是用“音乐的耳朵”聆听人生,也用“音乐的眼睛”观察和领悟着人生。我对音乐完全外行,即使有点欣赏兴趣,也是使我“入静”的抒情轻音乐,如西洋音乐的小夜曲,民族音乐的春江花月夜之类,至于音乐中的上乘交响乐,则“入耳”茫然。可从田青的听“乐”札记看来,他不只有一双聪敏的“音乐的耳朵”,能娓娓道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的‘特异功能’”,而且能从每一种琴音、每一支乐曲、每一个演奏家的创作中“体悟”他们独有的文化蕴涵和个性特征。我虽没有受过音乐的良好陶冶,却也能从他所传递的审美感受中提高自己的艺术情趣。

田青的“读”乐,又不存“门户”偏见,无论是外国的、民族的、民间的、通俗的,他都能从它们的风韵、气度、境界中获得“小醉”,并“体悟”出某种人文哲理,“心乐一元”,是中国古典音乐美学的崇高的追求。而艺术与宗教,早就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孪生兄弟,汉魏以来更是结下不解之缘。千百年来中国艺术的尚虚静、讲境界,就都与佛道两家的哲学影响密切相关,甚至不少概念、范畴,都是“嫁借”过来的。田青是研究佛教音乐的,或者也可以说,他对佛学也有相当的造诣。究竟是佛学培养了他的音乐感受力,还是音乐陶冶了他的佛学见解,我是说不清楚的。譬如他的那篇《孤岛访谈录》,在特殊境遇里,他终于选择了《金刚经》和《安魂曲》作为随行的“伴侣”,其中是否穿透着某种禅的意味呢。但是,田青又是热爱生活的,所以,无论是“欧洲地铁里的音乐家”,还是牛津李佳的小提琴演奏,何树凤的《十面埋伏》,也

无论是“祖师洞里听‘札林’”，还是“清溪浅水看小荷”，以至“民歌总是穷乡好”，音乐总是升华着生命之美，而不能把情感引向“虚无”。

随笔集以《历史的性别》作为书名，而这篇随笔又谈的是观世音的性别变化。观世音与菩萨的女性化，确实是中国佛家的创造，不过，“户户观世音”却始于唐代，至于菩萨的女性化，从敦煌石窟的塑像看，似是隋窟已有了变化的端倪，唐窟的胁从菩萨则已多数是俏皮爱娇的女性塑像参加佛前那彩色一铺了。这是我1997年末拜访敦煌时看到的，不知是否有误。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李希凡

一、坐看云起时 (1)

人书之缘 (2)

琅琊神韵 (5)

黑指头,红花瓣 (8)

欧洲地铁里的音乐家 (12)

牛津听乐记 (15)

阅读死亡 (21)

在凡高墓前 (26)

祖师洞里听“扎林” (30)

孤岛访谈录 (36)

二、闻乐如小醉 (53)

音乐家的耳朵 (54)

音乐,生活中的挚友 (57)

金子般的旋律 (62)

花枝春满 天心月圆 (64)

篷舟吹取三山去 (66)

田青·

历史的性别

· 目 录



马三立教导我们说·····	(68)
巴赫与亨德尔孰美? ·····	(70)
假如阿炳还活着 ·····	(72)
不会水的游泳教练及其他 ·····	(74)
谁的误区? ·····	(76)
民歌恰是穷乡好 ·····	(79)
清溪浅水看小荷 ·····	(83)
歌者为谁而歌? ·····	(86)
“三合一”与“五项全能” ·····	(89)
浸在音乐中的灵魂 ·····	(92)
十面埋伏·····	(101)
“华韵九芳”音乐会前言·····	(115)
“华韵九芳”与新古典主义·····	(117)
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	(127)
余其伟与广东音乐的文人化·····	(134)
在音乐中接近不朽·····	(142)
沈湘不朽·····	(144)
风韵·气度·境界·····	(147)
观一叶而知天地 聆一音而悟有情·····	(149)
君子之风 其淡如水·····	(153)
谁是上帝? ·····	(155)
漂流音乐长河·····	(159)
《老歌》序·····	(165)
穿越时空隧道·····	(167)
在《黄河大合唱》角色交替的背后·····	(170)

三、艺海拾残贝 (179)

从儿子非要听相声谈起..... (180)

男儿泪..... (182)

茶,还是咖啡? (184)

涮羊肉与维纳斯..... (186)

铁干铜皮碧玉枝..... (190)

水陆道场:是佛? 非佛? (194)

新旧嬗替 雅俗互换..... (196)

昨天的魅力..... (199)

笑声与梦魇..... (204)

蜡烛与抹布..... (208)

《中国音乐年鉴》十年有感..... (211)

1996 卷《中国音乐年鉴》后记 (215)

1997 卷《中国音乐年鉴》后记 (217)

“杜兰朵”与“图兰多”孰美? (220)

我写电影《杨贵妃》..... (227)

礼乐的试验与伊甸园的理想..... (232)

四、梵音海潮音 (237)

《广陵散》与迦陵频伽..... (238)

也谈“悲欣交集”..... (247)

佛教是什么? (251)

是佛,还是魔? (254)

“阿央白”与佛教密宗的女性观..... (258)

历史的性别..... (265)

音乐,宗教间的桥梁	(268)
我与佛教音乐及《苏武牧羊》.....	(273)
《净化之夜》佛教音乐会前言.....	(279)
法号与管风琴.....	(281)
五、长征宣传队	(287)
“长征宣传队”琐记.....	(288)
一、长征宣传队缘起.....	(289)
二、王永革的“篡队夺权”.....	(293)
三、踏上征途.....	(296)
四、土台子上的“造反有理”.....	(301)
五、“泊镇辩论”与“铁路事件”.....	(305)
六、黄河涛声.....	(309)
七、从水泊梁山到兰考.....	(314)
代后记:文人与学者	(319)

一、坐看云起时

在长江、在武夷、在巴黎、在伦敦……作者在山水之间领略到：“杜甫有个‘忠’字，所以他看花溅泪，看鸟惊心；李逵有个‘义’字，所以他看自己的黑手指头衬得那红红的花儿可爱。而一个与妩媚的青山心心相印、互相欣赏的人，一定是一个多情、多智、多仁德的全面发展的人。”

田青·

历史的性别

·坐看云起时

人书之缘

读书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书是有生命的。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名字、相貌、性格、命运。单说外表吧，同样是精装，有的雍容华贵、大家气象；有的却露出股纨绔气来。都是平装，也有寒酸，有的朴实深沉。刚出版的新书，那油墨的清香，让人想起“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句子。而一本破旧的线装书，也会使人凭空体味到些许“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悲凉来。因此，书斋不在大小，一桌、一椅、四壁书，便是大千世界，便是芸芸众生了。若书是死的，古往今来，又有哪个读书人耐得住孤馆灯青？

有生命，就有缘分，或深，或浅，或平常，或奇特。杨绛的《干校六记》初版，偶购之于肆。回来乘公共汽车，一手扶栏，一手把卷。下车时，那薄薄的一本，竟读了大半。杨先生的文笔，清丽如莲，款款地，娓娓地，又意蕴极深。仿佛《宋高僧传》中的净土名僧少康所述之偈，“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一时心中欢喜，当即乘回头车又去买了4本，打算送给朋友们看。其后几天，谁来了，我便和谁谈《六记》，谈得兴起，便拿出一本送人，好像如此好文章，自己不能独吞了似的。现在回忆，却想不起到底送了谁，反正书架上单没了这本书。是真爱，又一下子买了5本，竟一本也没有留下，莫不是缘分浅么？

去夏去武当山听罢道乐下来，取道宜昌乘船进川去考察佛

曲。我乘的“江汉 50 轮”，是一条 60 年代的旧船。船上人多，连走廊里都躺满了农民或小贩装束的乘客。船上的阅览室每天只开不大一会儿，却可以交押金借书回舱去看。我翻阅了半天，净是些《东方快车谋杀案》或《法制文学》之类，且不知经了多少人的手，本本又脏又破。蓦地，在书柜的角落里，我看见一本书。它独卧在那里，孤凄得很，虽纸页已发黄，却不残不破，干净得出众。借来一看，是陈垣先生的《释氏疑年录》。

这是一本考证历代僧人生卒年代的专书，成于 1938 年，出版于 1964 年，从始至终全是和尚们的名字和生卒年，一条挨一条，共 2800 人。这样的一本工具书，对绝大多数乘客读者来说，简直是莫名其妙；但对我这个专门研究佛教音乐的人而言，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扉上，印着“东方红 25 轮”的印章，想必是这条船“文革”时的旧名。高尔基似乎说过类似的话：书一写出，便有了自己的命运。真不知这本书上了这条船靠的是什么机缘？也许是阅览室的负责人错把书名理解成“疑案”之类了？而我又为什么乘上了这条船，单单在这里碰上了它呢？也幸亏陈垣不是柯南道尔或克里斯蒂，这本书才能在这条拥挤不堪的江轮上，朝发白帝，暮至江陵，风里浪里奔波了 20 多年，终于等来了我，而且，一页不丢，一页不少，还是干干净净的身子。

溯江 3 日，船到重庆。思想斗争了大半夜，终于携书下了船。我想，反正交了高出书价的押金，没占公家便宜。而且，既见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它孤凄在这船上，被千百名乘客匆匆翻一下，又扔到角落里，夜夜独听那船下的涛声。跟了我，才是它的归宿。

还有另一种书缘。1955 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编印了一本《寺院音乐》，是几位音乐家记录的五台山、峨眉山寺院音乐的曲谱集。30 年过去了，当初颂赞歌呗的僧人们已大都圆寂，此书便愈发珍贵。因是内部出版，印数又少，现在已绝难找

到了。三年前,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位朋友特意将他的一本送我,说:“这书对你比对我有用。”接过来一翻,扉页上几乎题满了款,像是一幅传世的古画。原来,此书是本书的编者之一送给其友某甲的,某甲又转赠某乙,某乙恰是我这位朋友的老师,又送给他。待他再赠我时,此书已数易其主了。“书世”沧桑,载浮载沉,辗转多年而终于进了我的书斋,亦不知是书之幸,还是我之幸。夜阑之时,摩挲书扉,看着一个个相识或不相识者的签名,心中便有股暖意,觉得书与人,人与人,乃至宇宙万物,俱是相契相通的。眼下,这书又被香港的一位新知同好借去复印了,但厚厚的一册,何时复印得完?是此书的宿缘未尽,也未可知。

至于我的书斋,其实只是办公室,还兼着卧室和厨房。两地分居,锻炼了我烧饭的本领。过去一点煤油炉,总怕那油烟熏了我的书。时间一长,这担心不知不觉地淡了,忘了。熏就熏吧,甬管是人是书,吃点苦也好。再说,读书人,也还是吃饭要紧。

(原载光明日报 1988 年 1 月 23 日《我的书斋》)

琅琊神韵

这个题目，是借笛子演奏家俞逊发的。他爱琅琊山，多次去那里聆听“天籁”，寻求乐思。在山上，他创作了一首笛曲，就叫《琅琊神韵》。今年农历二月十九，是佛教传说中的观音菩萨的寿诞，他约我去琅琊听佛曲，没想到，他因故不能成行，倒是我独自去了。

琅琊山，有座琅琊寺。山，在安徽滁县；寺，就在山上。滁县，因欧阳修的名文《醉翁亭记》而声满天下。初中时听老师讲“环滁皆山也”，并不觉得有多好。大了，自己也写文章，才慢慢觉出这是大手笔。无论何种艺术的追求，似乎全有一个相同的过程：初慕浓烈，后求清淡。其实，在这短短的五个字中，深蕴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壮阔。仿佛欧阳修写这五个字时，不是在琅琊山上，而是在这个星系之外的某颗巨星上，端着酒杯，凝视着小小的地球微笑似的。

乘京宁快车抵滁县，天还没亮。步出车站，迎面可见一条白生生的大路，笔直地铺向暗夜的深处。顺着这条大路向前走，晨光熹微的时候，便到了琅琊山脚。离北京的时候，绿色还躲在春天的门楣里偷窥着世界。而在这里，春的颜色却像我在东北插队时村里那些刚做了母亲的大嫂一样，一夜之间，便丢弃了过去所有的羞涩，漫山遍野，都是不遮不掩、敞胸露怀的绿意。当初让欧阳修陶醉的，莫非就是这相同的山色吗？过了醉翁亭，正在

心里背诵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名句时,我听到了钟声。

钟声浩荡。我仰望山顶,想觅到钟声之源。但是,无所不在的绿意裹住了一切,这隐隐约约的钟声,竟也似乎无所不在了。

我爱钟声。只有在中国,钟才发展成为旋律乐器。我曾在湖北随县出土的那套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前流连忘返;我曾在舞台上欣赏过誉满京师的《编钟乐舞》;我也曾在其他寺庙里记录过佛曲,见识过多少次撞钟击磬的场面。但是,像现在这样在包围着你的青碧之中,让满山满谷的钟声包围,却还是第一次。

两个在寺庙门前扫地的小沙弥引我进了山门。在大雄宝殿,见到了方丈果圆法师。法师是一个慈祥淡泊的人,斋饭之后,与法师在方丈室谈天,谈佛法,也谈社会。法师说,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落实宗教政策,文管部门把寺庙交还给僧人管理。现在全寺共有十二名僧人,每天除早、晚功课及正常佛事外,还要接待大量游人。寺上原有个十几张桌子的素餐馆,但僧人少,管不过来,便交给几个园林局的职工承包了。

晚上,宿在寺中的藏经楼上。琅琊寺始建于唐大历年间,寺中的建筑都已很古老,藏经楼正在修缮,可惜经卷俱已在“文革”中丧失,无经可藏了。法师听我说中华书局将重新出版“中华大藏经”,很兴奋她表示,一定要迎请一部住在寺里。

清晨四点,晨课的钟声响了。一百零八记悠悠的钟声,沉着、冷静地分割着黎明。钟声真怪,昨日山下闻钟,离钟很远,觉声颇近;而现在,钟声就在这楼下响,却又觉得山水苍茫,仿佛那钟声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我不敢到殿上去打扰僧人们的功课,便起身端坐在床上,静听大殿里传来的赞呗声声。

“戒定真香,焚起冲天上……”这首古老的香赞,在迷茫的晨曦里跌宕起伏。公元839年(唐开成四年),一个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就曾在山东听过这唱诵。千百年过去了,在一代代